



北方文艺出版社

萧红

小传

萧红小传

骆宾基

北方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牛耕
封面设计：姜士录

萧红小传

骆宾基

北方文艺出版社出版

(哈尔滨市道里森林街42号)

牡丹江印刷厂印刷 黑龙江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 850×1188 毫米 1/32·印张 44/16·插页 4·字数 85,000

1987年6月第1版

1987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 10,300—19,582

统一书号：10360·127

定价：1.20元

ISBN 7-5317-0016-6/I·17



图一：萧红在西安——一九三八年三月二十一日骆元用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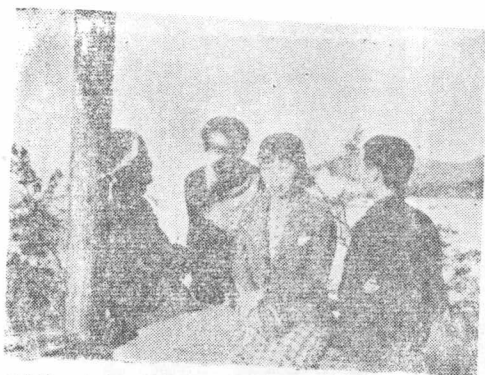
图二：萧红与萧军——一九三四年
六月出亡青岛前于哈尔滨



图四：萧红与丁玲、革非——
一九三八年春于西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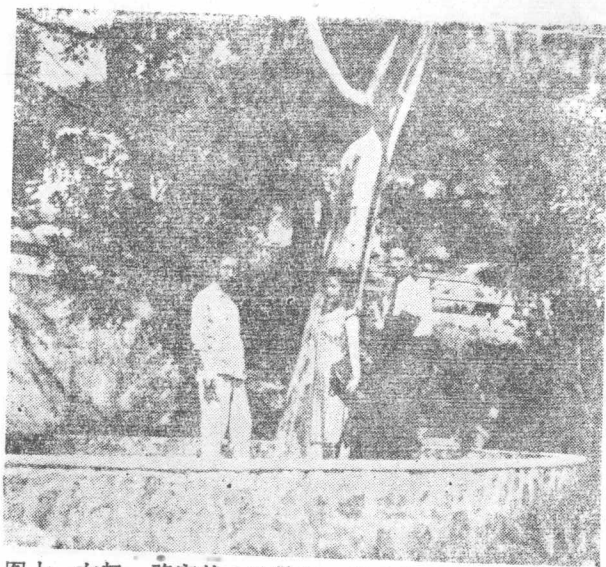
图三：萧红与许广平——一九三六
年春于上海大陆新村鲁迅宅
前



图五：左起：萧军、蒋锡金、萧红、罗烽——
一九三七年于武汉东湖



图六：《萧红小传》一九四
七年上海初版封面



图七：左起：骆宾基、陈敬容、蒋天佐——一九四九年
于香港浅水湾萧红墓侧

目 次

自 序.....	(1)
修订版自序.....	(4)
一、 恬静的日子.....	(10)
二、 打开了世界的窗子.....	(17)
三、 憧憬和渺茫.....	(21)
四、 矜持地走着自己的路.....	(25)
五、 不平凡的会见，平凡的结合.....	(29)
六、 “她若是从此死去，我会杀了你”.....	(31)
七、 离 院.....	(36)
八、 精神饱满了，肉体却饥饿.....	(39)
九、 筑成了家.....	(41)
十、 两种生活世界.....	(43)
十 一、 思想与行动.....	(46)
十 二、 愉快地踏上祖国的土地.....	(49)
十 三、 这是豪迈的秋天所揭示的.....	(51)
十 四、 相爱之间的空隙.....	(54)
十 五、 初到上海.....	(56)
十 六、 被尊敬与被爱护之间.....	(58)
十 七、 爱的缺陷.....	(62)
十 八、 片 断.....	(64)

十 九、萧红思想的成型·····	(65)
二 十、民族，开始受到更大杀害的时候·····	(69)
二十一、这一精神上的裂口终是弥补不了的 ·····	(71)
二十二、在人生的进途上，和一个相遇 和另一个分手·····	(73)
二十三、一根有所象征的小竹棍·····	(76)
二十四、只有这一句话·····	(81)
二十五、还不只是从属性·····	(83)
二十六、纯白与无怨·····	(85)
二十七、是的，她将退伍·····	(88)
二十八、软 弱·····	(92)
二十九、从忍受到无视（略）·····	(93)
三 十、一进去就倒下来了，但她要出来·····	(93)
三十一、恐惧与无畏·····	(97)
三十二、萧红谈话录之一·····	(98)
三十三、萧红谈话录之二·····	(100)
三十四、她掷下了求解放的大旗·····	(102)
后 记·····	(105)
附录一、日本前野淑子女士编《萧红与萧军作品 及资料目录》摘要·····	(106)
附录二、日本岛田政雄编《中国新文学史年表》 ·····	(114)
附录三、袁时洁作《“牵牛房”忆旧》·····	(126)
修订版编后记·····	(132)

自 序

〈一〉

当一个人感觉到自己是强者的时候，正是他在思想上和战斗主力结合着的时候，也正是和群众谐和的结合为一体的时候。反过来说，当一个人离开了思想上的战斗主力的时候，从战斗中撤退出来的时候，落在战斗背后的时候，也就正是感觉到自己是弱者的时候，感觉到群众之外自己的个体存在的时候，感觉到孤独的时候。

因之，我们可以说，软弱和孤独是分不开的；反过来说，强者和群众永远是一体的。

从列夫·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里，我们可以找到这样的例子。当罗斯托夫作为战斗部队里的骠骑兵奔赴战场的时候，他想：“赶快，赶快吧！”“觉得尝试攻击之乐的时间终于来到了。”“他向前试验他的坐骑的奔腾，于是更觉得愉快。”他注意的是前面的一棵树。“他变得更愉快，更兴奋。……”他抓住剑柄想：“呵！我要斩他。”听到群众“乌啦！呵！呵！”的震吼，“好，现在无论他来的是谁，”罗斯托夫想，刺动白鸦嘴，越过了别人，让它奔纵。——当他受了伤退出了战场以后，想起的是：“俄国的冬季有温暖的明亮的家，氍毹的皮衣，迅速的撬车，健康的身体，以及全部的家庭亲爱与关心。”

同样的当安德莱郡王作为战斗主力的一部分，想着：“它来了！”“抓住旗杆，欢欣地听着显然向他射击的子弹声，”大

呼：“乌拉！”“几乎双手拿不赧沉重的军旗，他向前奔跑，无疑地相信全营要跟他跑。”并挥动军旗和全营向前跑，他所注意的是前面，“他看见法国步兵夺得炮兵马匹并转动大炮。”但当他受伤倒在了地下以后，他注意的却是“高远的天，……有静静的在天空飘移的灰云。”并且想：“为什么以前未曾看见过这崇高的天穹……除了这个无极的天，一切是空虚……但甚至它也是没有的，除了寂静与安宁，什么也没有……”

我们可以从这里说明，当一个人在战斗的时候，也就正是我们称作强者的时候，也就正是他和战斗主力密切结合的时候，或者被看作战斗力的一部分的时候，或者肯定自己是战斗力的一部分，注意战斗主力挥戈所指的方向而前进的时候。那么，自然这是很明白的。当他软弱的时候，也就正是退出战斗，或者落在战斗背后，或者不被战斗主力所注意，自己也不去注意战斗主力挥戈所指的方向的时候。

因之，我们又可以这样说：强者注意的是前面，并不是遥远的未来，而弱者就眷恋着甜蜜的过去，或象安德莱郡王那样躺在地上，浏览着静静的在天空飘移的白云，而感到空虚。

我们又可以这样说：强既然是由于不断的战斗所形成，群众和个人化为一体的意志所形成，而弱是从离开战斗只作为孤零的个体存在而来的。那么，强者并不是天生的，而弱者也不是自然学上的那么固定的软弱。

〈二〉

在萧红就是以强者的姿态生长，壮大的途中又软弱下来的，原因就是由于落在了战斗主力的背后，受了重伤，这是

从她的作品里感觉得到的。

自然这还由于她受反动阶级的剥削与迫害又重的缘故，
作为历史上的存在，她是一个有着光辉战绩的战士。

愿我们新中国的青年男女，从她身上跨过去。向前，向前，永远注意着战斗主力的旗帜所指的方向，不离开群众，不间断的战斗。

勇敢的前进，

前进，

再前进。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四日，济南。

修 订 版 自 序

一

首先，我须声明，我并不是一个萧红以及萧红文学作品的研究者，而《萧红小传》在当时（一九四六年秋）纯属一种为了摆脱由于她的巨星般的殒落而在精神上所给予的一种不胜悲怆的沉重负担，就是说作者在这里寄托了“哀思”。

因之，书中摘引了很多对萧红先生的逝世怀着与作者同样真挚的哀痛之情的纪念文章中有代表性的观点，但却都没有注明引自的期刊名称及年月，这是直到现在已经为作者所不能弥补的了！想不到后来这本传记在上海《文萃》刚刚连载完，西南联大的一部分进步大学生，就集资在西南翻印出书了，并且依靠翻印《萧红小传》而获取了各自可以离开川滇北上的路费。更有的到了沈阳，不惜精力奔走活动，几经周折，打通“东北行辕”军法处的各个关节去到国民党军法监狱中去探望作者，并给作者送了由于翻印《萧红小传》而赚得的一笔余利。这种感情对于当时处于生死未卜之间的一个“军事政治犯”来说，它的珍贵、带给作者无与伦比的宽慰，读者是可以想象到的！作者想不到，直到今天，据说海外仍然有出版商在翻印它。而且不但在日本有以萧红先生以及萧红的作品研究为夺取博士学位的研究者，就是在美国，继史莱特莱、斯诺夫人海伦、福斯特之后，还有学者——由于研究萧红的创作历程以

及其作品而获取了博士学位——并在七十年代把《生死场》与《呼兰河传》译成英文于美国出版。这就是有名的旧金山州立大学的副教授葛浩文先生。注：“生死场”为与艾琳两人合译。

萧红以及萧红的作品，既然已经成了世界文学宝库中为人民所共有的精神财富，那么在我国就更有必要对她以及她的已达到世界文学艺术高峰之列的那些作品，如：《生死场》、《手》、《牛车上》、《小城三月》、《商市街》、《呼兰河传》、《马伯乐》等等，有认真研究的必要了。这与《红楼梦》的研究相比，也许更有它的现实的意义吧！而《萧红小传》只是一本研究者或不可缺的参考书。正因为它还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就有必要订正重版出书了。

二

另外，国内外研究萧红以及萧红作品的学者，正在兴起。这和作者所引录的那些悼念性的致哀文字就完全不同，而是在做深入的研究了。但也正由于这个缘故吧！就不免有传闻失实或者别有目的的论点混杂其中。例如，在香港就有作者著文说：

“萧红在养和医院接受治疗时，骆宾基很少去探望她。”

这就属于有来历的传闻之误了！责任倒不在作者。事实怎么样呢？

作者与萧红在香港初次见面，这是事实。由某人带到九龙乐道萧红与人同居的家中，也是事实。“太平洋战争是在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爆发的，萧红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二日离开人间，前后只有一两个月时间，很短。”这都是事实。

但有一点，为这位作者所不知，那就是：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八日太平洋战争开始爆发的次日夜晚，由作者护送萧红先生进入香港思豪大酒店五楼以后，原属萧红的同居者对我来说是不告而别。从此之后，直到逝世为止，萧红再也没有什么所谓可称“终身伴侣”的人在身旁了。而与病者同生死共患难的护理责任就转移到作为友人的作者的肩上再也不能脱身了。

一九四一年十一月，萧红在战争期与战后经过四迁而后进入跑马地养和医院，这已经是战争威胁解除约两周之久了。曾经“不告而别”的 T 君，又同样突然地“不告而来”，带来了全部行李，自告奋勇式地表示愿意伴我来陪住了。萧红对之，如对“似曾相识”的普通路人，而我一见他那般勤模样，不须说是欢迎的。因为我在入院之前的一夜，就已经疲惫不堪，我须要找个僻静的地方，安安静静大睡一觉。萧红很敏感，立刻叫 T 君出去，要单独和我谈话，说明要作者护送其到上海的打算未变，同意我回“时代批评”书店宿舍去休息一夜，条件是，我绝对不能离开香港，擅自跑回九龙去探看从战争开始之日，我出走以后再没回去过的那个二楼寓所。岂知，事隔三十七年，一夜之别，竟然变成了“很少去探望萧红”，这是与事实不符的。又如，因为国内某学院院刊有人著文赞萧红为“反帝爱国的女作家”，也评论了《萧红小传》——解放以后三十年间，这本《小传》国内并未再版，为什么忽然评论起来了呢？——说得倒也很有礼貌，认为《小传》的作者过多着重于爱情方面的“悲欢离合”了，因此以为遗憾！实际上，此文是别有目的，画龙点睛式的一笔，在于说萧红与萧军的离开，是萧红和“反革命”的诀别。萧军先生是一九三八年在西安和

萧红分手的。我真不知道当时萧军回延安去吃小米，怎么会成了“反革命”？难道萧红和萧军双双由青岛逃亡到上海，两人各以《生死场》与《八月的乡村》（都鲁迅先生作序）作为“奴隶丛书”出版，都成了“反革命”的活动了么？

因之，这是《萧红小传》有重版的必要的第二个理由。以便让读者了解《萧红小传》到底是写了些什么？

三

《萧红小传》原版有失误之处，主要两例，现在都作了订正。一是萧红的祖籍为鲁西的莘县，而非胶东的掖县；一是 一九三二年秋进入哈尔滨市立第一医院的产科，而非一九三三年冬。自然，相应作了订正的，是留在哈尔滨那所医院妇科的婴儿，并非是萧军先生的孩子。所以出现这样的差异，主要原因是《小传》的素材，大部分是根据萧红本人与作者在炮火威胁之下，在生死未卜之际所作的为了摆脱那种“炮火威胁”之忧的“自述”。自然，我也“自陈”身世与入世流亡以来的阅历。这样亲如知己而情如姊弟的互诉，就把我们带到了一个不染世尘的艺术世界里去了，根本忘记了处于战火威胁之中的忧苦，也似乎根本不存在隆隆的炮声。我们如处沙漠之中的绿洲，别有一所神旷神怡的天地。她对我谈的唯一的一篇将要写而还未及着笔的短篇，关于望花筒的设想，后来我以《红玻璃的故事》为题写出来了！而我谈的关于冯雪峰同志未及完成的以红军长征为题材的长篇小说《卢代之死》，深深感动了她，誓愿病好之后邀集多人与我共同来完成这部杰作。这就是萧红直到逝世之前念念不忘而只为我们两人所

知的“那半部《红楼》”。因为当时，冯雪峰同志还囚禁在上饶集中营，我们很难想象他会再有机会完成这部长篇巨作了！因之，在姊弟般倾心相谈中，谈者或有所选择，有所忽略，而听者也许别有所思，有所疏失，以至出现了差误。这次有的作了订正。因为作者还在病中，积蓄一点精力很不易（事繁而客又多）所以惜墨如金，这样一来，也就保持了它原来的风貌，等于重版。遗憾的是，本传偏重于萧红个人的历史，而未能论及她的文学作品。

萧红短促的一生，正反映了中国的处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压迫摧残之下的广大的知识界的新女性所共有的命运。她的经历充满了不屈和勤奋的斗争，是有典型的意义的。自然，也带着不可摆脱的属于历史的烙印和伤痕。恐怕这也就是为什么在国内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者们，特别喜欢选择萧红为研究对象的原因了。自然，还有她的出众的才华，这是法国著名女作家乔治桑的“魔沼”中所闪耀的光采才可以与之媲美的。而关于她的文学作品的研究，是本书的不足之处，为研究者们留下了广阔待垦的一个“大草原”。

四

本书订正重版，在作者是怀着以上的三点客观的因素与要求；而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接到的热情呼吁信件，也都要求《萧红小传》能在国内重版。

五

最后，由于本书得黑龙江人民出版社之助，得以订正重

版出书，不由不使作者想起完成初稿后，交付黎澍同志不久，就在北四川路口之西一座简陋咖啡馆里，和《文萃》编者骆何民同志见面的情况了。《文萃》不但决定连载，而且预支给我一笔远行的旅费。

一九四七年春节之夕，气候严寒小雪霏霏，我登上一艘载货轮船离开了黄浦江滩的码头，正是阳历二月初，不想三月初就在去哈尔滨解放区途中，于长春市郊被捕入狱。等一九四九年作者在“南京特刑厅”由于李宗仁上台而释放政治犯的时候，就已听说骆何民同志还关在南京伪警备司令部监狱的消息。等我出狱逃亡上海之后，又传说骆何民同志已在南京为敌特杀害。一代豪士，就此殉身。在这里附记一笔，以志作者深深的哀念。

一九八〇年六月四日